

江 申 報

張文圖

KIANG SHENG PAO
AMOI CHINA

號五四二六第

智榮許。人行發

泉清葉。長 社

版出日本 址社報本 碼號話電

張大一 號南明恩門 號一八部郵

每份五分 號一五門 號六九室通

本報價目 每月一元 零售每份五分

廣告刊例 每行每日 零售每份五分

印承司公刷印華藝

山東共軍逐步迫攻下

濟南城籠罩戰爭陰霾

七十萬市民均陷死神威脅中
小組赴臨沂調處終廢然而返

▲濟南廿六日電：被譽為「江南之濟南」，現正為戰爭之陰霾所籠罩。共軍一面採取「圍而不攻」之政策，一面採取「攻而不圍」之政策，使濟南城籠罩在戰爭之陰霾中。共軍之進攻，係由南向北，由東向西，步步進逼。市民均陷死神之威脅中。共軍之進攻，係由南向北，由東向西，步步進逼。市民均陷死神之威脅中。

羅伯遜昨鄭重否認

已呈辭執行部職務

願協助馬歇爾完成偉大工作
魯克斯繼任美軍事顧問團長

▲北平廿六日電：美國軍事顧問團長羅伯遜，昨（廿五）日鄭重否認，已呈辭執行部職務。羅氏表示，願協助馬歇爾完成偉大工作。魯克斯繼任美軍事顧問團長。

平泉化險為夷

鐵路交通不日恢復

共軍七旅已被擊退
平泉化險為夷

▲平泉廿六日電：熱河省平泉縣，昨（廿五）日發生共軍進攻事件。共軍七旅已被擊退。平泉化險為夷。鐵路交通不日恢復。

長春無恙

市情安定

▲長春廿六日電：長春市情安定。市內秩序良好。市民生活安定。

交通部組織法

內設路政等六司

人員約三百七十名
交通部組織法

▲南京廿六日電：交通部組織法，業經行政院會議通過。內設路政等六司。人員約三百七十名。

立法院函請宋子文

報告財政經濟金融

對公債待遇不均幣制不一
立法院函請宋子文

▲南京廿六日電：立法院昨（廿五）日函請宋子文，報告財政經濟金融。對公債待遇不均幣制不一。

日本侵華重要戰犯

酒井高橋入獄

軍事法庭提訊公訴辦理
酒井高橋入獄

▲南京廿六日電：軍事法庭昨（廿五）日提訊公訴辦理。酒井高橋入獄。

東北為我國生命線

軍人應盡保國天職

蔣主席昨召集駐津軍官訓話
保護人民協助地方建設

▲北平廿六日電：蔣主席昨（廿五）日召集駐津軍官訓話。保護人民協助地方建設。

廣西美觀少女

僅易谷一市擔

平民以草根樹皮為糧
廣西美觀少女

▲廣西廿六日電：廣西美觀少女，僅易谷一市擔。平民以草根樹皮為糧。

東北共軍襲擊國軍

大小戰鬥百九十九次

國軍傷亡達萬餘人
東北共軍襲擊國軍

▲東北廿六日電：東北共軍襲擊國軍。大小戰鬥百九十九次。國軍傷亡達萬餘人。

黃河堵口復堤工程問題

在京商得協議

下月五日起開工
黃河堵口復堤工程問題

▲南京廿六日電：黃河堵口復堤工程問題，在京商得協議。下月五日起開工。

王外長向美記者談

中國對非政府組織

盼望僑胞盡力支持總統羅哈斯
王外長向美記者談

▲華盛頓廿六日電：王外長向美記者談話。中國對非政府組織。盼望僑胞盡力支持總統羅哈斯。

今日飛往東京

朱世明及戴笠

我派赴日本參加佔領
今日飛往東京

▲東京廿六日電：朱世明及戴笠，今日飛往東京。我派赴日本參加佔領。

遊覽北陵

各界人士踴躍參加

▲北平廿六日電：各界人士踴躍參加。遊覽北陵。

各地商情

米市平穩

▲北平廿六日電：各地商情。米市平穩。

現發北台

雷水流漂

▲北平廿六日電：現發北台。雷水流漂。

遊覽北陵

各界人士踴躍參加

▲北平廿六日電：各界人士踴躍參加。遊覽北陵。

各地商情

米市平穩

▲北平廿六日電：各地商情。米市平穩。

現發北台

雷水流漂

▲北平廿六日電：現發北台。雷水流漂。

家的溫暖
、
丹焚

開門來的時候，但是他又昏亂的站定了，當他妹妹斜斜的從他的含嘆中，視線斜斜地拋過來，他料想到一件事將轉又在這新的因索中爆發了；在這他是習慣了的，於是新的電流又貫穿了他的全身，他感覺他在抖擻着，在門框上，還永久靜默，這永遠的沉重的空氣，他回想了；在以前，當他第一個鈴響完了，立刻，陣急促的木屐聲遍過廊門，當微弱的燈光隨着門的裝璜透視出來，他飽受緊蹙手腳的身軀站在他的前面，於是，一陣細微的飄然過透了身體，在黯黑的角落裏，他們交換一個甜美而接吻的接吻。

首先，他驚異了；當母親第二聲嘆息又悠悠地上升了，他發現她的地面是一個年輕的婦人，她的頭髮幾乎是全白了；枯黃的臉現着縱橫的皺紋，每一條皺紋似乎都隱藏着永遠在醞釀的悲感，這套過母親是是的，曾說過母親自從娶了，孩提，以至現在，然而她自己又變了樣了，她已到了他想哭！——同時，慢慢的太息又開始浮現了：這含有千萬憂愁的情緒使他起了抖戰，他真的想哭了！

「母親！」他終於迸發出這麼低微的呼喚，而抑鬱的發現母親溫柔而同時的老年。

母親吃驚的響着說：「那是說她吃驚了說了的苦！」她遠遠反她的媳用冷艷的眼神睨着她，甚至冷的眼睛睜睜，於是爭鬥開始了，而媳婦卻躲進房裏哭了，他坐下來；耳朵聽母親又絮絮地響起來了，這一次是關於家庭的經濟，她訴苦路過的經費已漸漸將近枯竭了，而且他顯開始昏亂了，……最後的幾句話，如同針一樣地透過他的心，可怕的沈默開始了；而這寬闊中，母親新的嘆息又重新響起，而她的房裏，淒慘地傳來妻的哭泣……

（卅五、五、十四雨下）

他拉着說：「雖然你是受命這樣做，做，把錢給我們好了。我們可以想方法好好地用它們。」

「我敢了！餓，餓以後，和他們告辭了！」第二天周克德來找他，他突然地問他：「是不是把我的車子留在這兒？你打算用它來做甚麼呢？」

「好！如果你要的話，拿去吧！」

「謝謝你！那正合我意，我想用它來做鴉片窩中的鴉片。」他走了。我喚問他，問道：「她留下她的老媽，和她的兩隻狗，你要嗎？」

「他很驚愕地停住，「甚麼？唔，不！」

[illegible]

(連載小説)

於是，他帶著驚異地退開了，他開始注意她的；她迷路的長髮掩蓋下的臉蛋因為淚水而溫透了。她狂喊：

「聽得你是男人，聽得你是男人！」

於是，她大氣起來，木板的床鋪因受震撼而顫抖起來。他含怒地睜着雙眼，但最後被她的狂瀾而柔化了，在這中間，仲長的嘆息開始如悶雷般震動地重起起來，他熱誠的，還是尋求我親密的洩瀉，「那一次，最哥重死了，沒有淚，沒有號咭，母親只有這樣地嘆口深長的氣息，可是，這却含有痛大的悲傷呢！我從前請沿着臉頰

她竟然拉着我的手。

「你要給我快樂，我，我太悲慘了，在我背後，你看，我不知道是什麼人，每天夜間他總是跟着我，我將要完了，完了，你憑着耶穌的大能力，能不能救我呀！」她哭了。死拉着我的手不放開。

「你坐下來，不要怕，我說。」

你身體弱病，一旦痊愈，一切都會好的。

「不，我沒病，我沒……病……」

她頻頻的坐下，「我是個人，為什麼我要跟鬼們混在一起，我有可愛的兒子！，可是我呀！——我的寶貴，不滿一歲就死了，我爸爸這兒，真的，我的丈夫是個窮人，他不能滿足我的一切的慾望，我們分離了，他不久也患肺病死了，他——我的丈夫和我可愛的孩子都死了。你看，他們不是遠遠的站在我的後邊嗎？」

我站起來，大聲的發着聲，頭髮一根根都豎起來，真活見鬼，我要離開這屋子。

「你別走呀，M先生，你聽，我一定要你聽下下，不然，我還要在地上，你聽聽，那時候，我無情了，只有再嫁人，我不離單純的我無情了，我嫁了一個商人，可是後死於非命，全部財產給人家搶光，我太命苦！我什麼都幹過，我，我和那些喪鬼們混在一起，要我嫁了人，我要生活，我就要吃飯，我不能空着肚子去，我沒有勇氣跟自己的良心走，屈膝了，向魔鬼屈膝，大踏步走過陡的斜坡，我變成了太太！從從過太太，但是，那是時候，我討厭蘇珊，現在，我歡喜人家叫我太太，而且是一位重官的太太……」她狂而狂地大叫：「別走過來，你們我嗎？唔，我的孩子，我的愛人……」

原諒我吧，我是連反悔都來不及，請讓我在人間多活幾天，我寧願要我新生，我要從新回到你們那組

原著：亨利·W·朗弗羅
譯者：曼尼·甫丁

一顆茂盛的栗子樹下
有個村中鐵工廠，
他的髒髒，又黑，又長；
他的臉像一塊磚，
他的額角淋了忠誠的汗水，
他懂得他努力內應的工作，
他正視着整個世界，
因為他未曾依靠任何的人。

×
一週迎來，日夜的工作里一週又去，
你聽得他風抽抽的響聲；
你又以聽他的沉重鐵鏈在揮動，
有節奏地打著而發出聲音，
有如一個守衛着村鎮，
當夕陽西墜的時刻。

×
從學校回來的孩子
朝大門里望來；
他們愛着那火鏟熊膽的落鐵爐，
細聽着風竊的悲鳴，
更注意着四面應有的火星
既是塵屑紛紛墜下打谷台。

×
星期日他要上禮拜堂，
坐在他的孩子間，
他聽他牧師的禱告與勸勉，
他聽到他女兒的聲音
在鄉村的吟詩中唱歌，
那樣使得他心里歡欣。

×
他覺得這是他母親的音調
歌唱在天堂！
他更要想她一下，
怎安息在基督中；
粗大的手他指拭
眼中湧出的一行熱淚。

×
「歡笑！——悲哀，
苦！——歡笑！——悲哀，
難道這生命的過程，
最看他的工作開始，
時看它完成，
那樣他便得到一夜的安眠。

×
謝謝，感謝你呵，我高貴的朋友，
為你給我們一個教訓！
人生灼熱的火爐中
我們的幸運一定要工作；
最珍貴它的聲音指點我們
最熾它的行動與思想。

×
不是我的過錯，這是生活，這是那看不見的惡魔在擺佈；
女人永遠是被人玩弄遺囑，
哈！哈！哈，女人！
我是弱者，我是弱者，
終於惡魔力竭，她像一具僵硬的屍體倒在地上，
我很快地走過去扶她起來，
攙她坐在椅子上，
我不好叫人來幫助，
我解決這難堪的困因，
後來想起了，
將茶杯中的冷茶，
倒在手上，
再放在她的額上，
我像一個醫生似的工作着，
守候在她身旁，
她睡醒。

×
「同前你房里休息一下，」我說。
她沒有回答，
但在動作上表示接受了我的提議，
我扶她走出去，
經過一段草坪，
再上樓，
我迅速回到她自己的臥室。

×
當我走出她住的樓房時，
我聽見竹籬外輕鬆的充滿着生命的愉快的歌聲。
想是他們散步回來。

（四）

日子過得很快，
S小姐的病逐漸見愈，
前天她對我說，
她寫了很長的一封信，
同他，
她第三個丈夫，
——團長的頭髮，
就是說，
她再不會回到那位團長的懷抱中了。

（四）

馥香堂 百年老舖 神

技藝精巧 定期準確

勝利電光照相 兼售歐美照相材料

廈門中山路六十五號 電話九百七十八號

效滅蚊香圈
 律師張文水（淵鑑）受任建興旅棧匯兌局常年法律顧問
 事務所公廨西院九號 電話二三四號
 仲夏夜之天堂
 江風雨夜家

提防假冒